



文学鲁军新锐文丛

常芳卷

一日三餐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

NLIC2970859868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文学鲁军新锐文丛

常芳卷

一日三餐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

NLIC2970869868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日三餐: 常芳卷 / 常芳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2.11

(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/ 山东省作家协会编)

ISBN 978-7-5329-3986-2

I. ①一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1983 号

一日三餐

常芳卷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
0531-82098775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 本 68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6.5 插页 / 2

字 数 238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3986-2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总 序

孙守刚

文学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各种艺术创作和发展的重要基础，担负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。山东作为文化大省，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根脉，齐风鲁韵影响深远，众多文学大家名作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壮丽画卷，为山东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滋养。在近现代文学史上，山东作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，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坛居有重要地位。特别是新时期以来，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学事业，把繁荣文学创作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任务，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推进。山东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，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，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山东作家队伍人才济济，新人佳作层出不穷，一批作品荣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，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，引起广泛关注，“文学鲁军”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。为发现文学新人、扶持青年作家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于2001年组织编选出版了《文学鲁军新锐文丛》第一辑，整体展示了10位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成就，有力促进了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。近年来，山东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，一批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，以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和出色的创作成果，为文学事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，山东作家群展现出薪火相传的兴旺景象和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。

为集中展示山东青年作家的新气象和新阵容，促进山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，省作家协会组织了《文学鲁军新锐文丛》第二辑的编辑出版，在面向全省征集的基础上，遴选了10位青年作家的精品力作。他们都是近年我省最为活跃的文学新人的优秀代表，是山东创作队伍的生力军，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准，为山东文学事业增添了青春力量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，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，都是时代的产物。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阶段，山东正处在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，我省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，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体会议对加快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新的部署，这为我省文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，为作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。真诚希望青年作家们继承发扬齐鲁文学的优良传统，以繁荣文学创作为己任，始终坚持正确方向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锐意创新，坚持德艺双馨，自觉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，以充沛的激情、生动的笔触、优美的旋律、感人的形象，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文学作品。牢固树立精品意识，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，甘于寂寞，心无旁骛，潜心创作，精益求精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刻主题，不断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，不断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，努力打造叫得响、传得开、留得住，富有齐鲁风格、山东气派的精品力作。

人才辈出是文学繁荣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。近年来，省作协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，积极履行“联络、协调、服务”职能，创新文学人才选拔、培养、激励和服务机制，以培养文学新人为重点，切实加强文学人才队伍

建设，为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环境条件。希望省作家协会认真总结经验，把“文丛”编选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，作为培养推介文学新人的重要措施，充分发挥丛书的影响力和带动力，努力打造成一個响亮的文化品牌，让一批批“鲁军新锐”从这里出发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再创“文学鲁军”新辉煌。

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在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伟大进程中，山东文学的百花园一定会更加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，山东文学事业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目 录

一日三餐	001
你在木星上有多重	033
纸环	075
告诉我哪儿是北	108
请让我高兴	146
阿根廷牛排	185
死去活来	216
后记	249
附录一	253
附录二	254

一日三餐

—

唐光荣养了一只长着白眉毛的苍鹰。来了兴致，唐光荣早上出门时，就把它放在车上。唐光荣喜欢看它站立在车篷顶上，尤其喜欢摩托车跑起来时，风吹起苍鹰胸前那些灰白的羽毛。有时候，苍鹰就在快速流动的晨风里，在车篷顶上突然展开翅膀，像是一下子回到了辽远的天空，在高高的云层里自由地展翅飞翔着。

唐光荣给留香说，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了，能活七十岁。

又说，它活到四十岁的时候，就会抓不稳猎物，飞行也会变得非常吃力。这个时候，它只有两种选择：一是等死，二是重生。只是选择重生的鹰，要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。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多天里，它又长又弯的喙要用力地去击打岩石，直到完全脱落后，长出新的。然后，再用长出的新喙将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。新指甲长出来后，再将羽毛一片一片地拔掉。等新的羽毛长出来后，鹰就又可以重新翱翔在蓝天上了。

—
—

几只麻雀清脆的鸣啭从窗子的缝隙里钻进来时，留香已经醒了。但她

依旧闭着眼睛，一直听到晨曦在几片树叶子上跳了几跳，才起了床，哗啦一声拉开了有些发污的白色窗帘，让树叶子上那些耀眼的晨曦一步跳跃到了她的身上。下岗之后，再也没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夜班可以上了，留香现在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听着晨曦的舞步起床的。

唐光荣早已经出门了。一年四季，他都比窗外的这些麻雀醒来得还要早，然后开着他那辆深红色的三轮摩托车，勤勤恳恳地到火车站边上候着拉客。如果运气好，天露熹微时，他就已经拉着一个或者两个客人，快速地闪过一棵一棵还在瞌睡的树木，穿行在那些宽宽窄窄的街道上了。

到街口买了一份晚报后，留香又到报摊对面去，买了一袋豆浆和两个菜饼。报纸和菜饼都是给唐光荣买的。唐光荣开着他的摩托车只拉一个清早的客，每天都是回家来吃早饭。他至今不喜欢在路边的小食摊上吃东西。他习惯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看着报纸，还像原来在工厂里上班时一样。

就早上买报纸这件事，留香曾经说过唐光荣几次。留香说：“你自己去买多好，等客的时候随手就翻着看了。拉了客，在路上还能和那些乘了一夜火车的客人，说说这里昨天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。”

唐光荣说：“你以为等客是坐在厂子里开会？等客也和你原来纺纱一样，需要一心一意。我眼巴巴地在那里瞅着，还时常拉不上客人呢。”

唐光荣一说到开会这样的话，留香就会主动铨下羽翎，退下阵来。她不想去刺激唐光荣。他从一名有组织有依靠的工人，一夜变成了一粒散落的沙子后，自由是自由了，好像还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里随风飘扬，但是他的下岗又是不一样的，他更像是一个人的老寒腿，是最怕受到寒风刺激的。

扫了眼桌子上那只小房子形状的石英钟，留香草草地喝掉了袋子里的豆浆，然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提起录音机放到前车筐里，推上自行车开始往外走。接下来她要骑上四十分钟的自行车，到英雄山广场上去教人跳舞。

马路上洒水车刚洒过了水，空气里漂浮着一股雨后淡淡的泥腥味。那些泥土的味道在清晨的微风里荡漾着荡漾着，就和路边树上一些青翠叶子散出来的气息凝结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丝丝的甘冽，随着留香的呼吸进入了她的身体里。她喜欢清晨的这种神清气爽，风、树木、马路、路边的楼房，甚至路上的车辆和行人，一切都好像是在清凉的小河里漂洗过了。

愉快地蹬着自行车，看着马路上稀稀疏疏的车辆和行人，看着在清晨

要比其他时候里显得宽阔许多的马路，留香心里又轻轻地哼起了一段舞曲。从去教人跳舞开始，只要是走在去跳舞的路上，留香总是要这样在心里哼上一段舞曲的。留香不仅自己哼，她还告诉那些跟着她学跳舞的女人：“只要哼起了舞曲，心里就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。”

唐光荣去看过几次留香教人跳舞。有一次，留香在跳舞的间隙里又给一个女人说这句话，站在边上的唐光荣自然就听见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唐光荣说：“知道什么是穷乐呵吗？”

留香知道唐光荣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故意说：“你说什么是穷乐呵？”

“当然就是你和那些跟着你学跳舞的女人了。”唐光荣说。

笑了笑，留香讽刺唐光荣说：“你现在就知道一天三顿饭不饿肚子。”

唐光荣说：“没有三顿饭，看看你还能跳动舞了，胳膊和腿脚恐怕也会抬不起来了。”

“腿脚跳不动了我就在心里跳。”留香继续笑着，“跳舞可不是跟你看见的那个样，只是在那里用胳膊和腿脚比画。”

到了天桥下面，留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，朝西边通往火车站的小街两旁张望了一下。唐光荣每天就是在这里等客的。

这是进出火车站的一条便道，街窄窄的，不足五米宽，二三百米长，极少有外来的客人走。外地人进出火车站不管打车还是乘坐公交车，都是要走火车站南边的两条进出路线。只有少数的当地人和一些误打误撞的外地人，进出车站才会打这里经过。因为火车站南边的两条路线都是不准机动三轮车进出和停留的，所以候着拉客的这些三轮摩托车，就都聚集在了这条小街的出口上，像给这条小街缀上了一串沉甸甸的坠子。

仔细地看了看，留香还是没在树下看到唐光荣和唐光荣那辆深红色的三轮摩托车。唐光荣和他的三轮车不在，就是唐光荣拉着客了。

唐光荣不在，留香还是对着那条小街笑了笑。

除了雨雪天不能去跳舞，其他的日子里，每天早晨走到这里，留香都是要这样从自行车上跳下来，往网脚一样排列在树下的三轮车队里张望一下，寻找着唐光荣和他的三轮车。如果唐光荣和他的三轮车在，留香就会对着唐光荣笑一笑，不管唐光荣看没看见她。如果唐光荣不在这里，自然就是唐光荣拉着客走了，留香也会笑一笑。她想不管唐光荣在或是不在，

唐光荣早上是在这条小街上讨生活，这条小街总归是会看见她笑的。

当然看见留香笑的，还有那些和唐光荣一样守着三轮摩托车在那里候客的人。他们知道留香每天早上从桥下走过去，根本不是去工作，而是为了赶到英雄山去跳舞后，就都找到了新话题，抽空忙着和留香打招呼。说没想到唐光荣一个开破摩托车的下岗工人，家里居然还养着这么个迷恋跳舞的老婆。

唐光荣原来的同事大个子，和唐光荣一起二次下岗后，也跟着唐光荣在这里开三轮拉客。有一次他看见留香对着唐光荣笑，就笑着对留香说：“留香，你能不能每天早出一会门，来这里教我们跳一阵子，让我们在冬里等客的工夫里，也好跳着舞步暖暖手脚。”

“我害怕你们学会了跳舞后，会把摩托车开得也像跳舞一样在原地转圈子。要是那样，就什么样的客人也不会跑到你们的摩托车上来了。你们天天拉空网，回头你们的老婆就会骂我害你们了。”留香说。

大个子说：“我和唐科长都已经从面粉厂里下两次岗了，我们大不了再从这里下一次，再走一次狗屎运。”

留香瞅了眼唐光荣，然后对大个子说：“我不能再和你白话下去了，再白话就要晚了。”

跳上了自行车，留香听见大个子还在后面嘻嘻地笑着，对唐光荣说：“唐科长，你老婆去英雄山跳舞，怎么弄得比那些明星走穴挣钱还积极。”

“光荣，你拉客的时候路上小心点。”留香回过头去笑了笑，大声对唐光荣说。

唐光荣从来不愿意和人说起他下岗的事。偶尔说起来，也会打着哈哈说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。唐光荣说我从一个厂子里前后下了两次岗，还下得那么窝囊，能不是笑话？

下岗前，唐光荣曾经是面粉厂里的一名保卫科长。说起下岗来，唐光荣说留香是纺纱车间的一名纺纱女工，下岗也下得跟那些棉纱一样干干净净，只有他那岗，下得是要多窝囊就有多窝囊，几乎窝囊得让人说不出口来。

唐光荣第一次下岗时，是他们那个中外合资的面粉厂破产倒闭了。工厂破产倒闭了，不论原来是什么资的，都像俗话形容的树倒猢猻散那样，工人们理所当然地就跟在后面惶惶而散了。说他们的面粉厂是合资企业，是因为里面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是新加坡一家公司来注入的。有了外资血统，

当然不论几分之几，那都是纯混血的中外合资企业，是一种看不见的冠冕。单是这个名头，就足够让人怦然心动的。唐光荣当初从造纸厂往面粉厂里去时，是花光了手里一大把的关系才进去的呢。但是，唐光荣头发梢上也沒料想到，一个总投资两亿多人民币，风光无限的合资企业，居然也会说垮就垮，转眼变成了资不抵债的一个空壳壳。

下岗几个月后，唐光荣忽然听大个子说他们那个破了产的中外合资面粉厂，已经被原来的厂长盛大年用三百万买了去。仅仅三百万块钱，曾经投资两个亿的面粉厂，就转化成了盛大年个人的面粉厂？唐光荣怀疑完了这是个传言后，还是想不明白，觉得那个做决定拍卖面粉厂的人肯定是脑子出了毛病。要是脑子没毛病，都可以拿小脑去想一想了，那两个亿的家底子，可就是败坏在这个盛大年手里的！

闷头想了一个月，唐光荣脑子里还是一片糊涂。他就在一个下雨天里，骑上自行车，冒着大雨去了面粉厂门口。他想到那里去看看，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白的答案写在厂门口那块小黑板上，跟过去厂子里通知大家开会和学习那样，一目了然地挂在那里。

骑着车子到了厂门口，唐光荣当然没有看见过去常挂在门口的那块小黑板，没有找到他想找的答案。但也有出人意料的结果，那就是他把丢失的工作突然给找回来了。并且，还重新当上了面粉厂的保卫科科长。

三

在大观园路口被红灯和一面摇摆的小黄旗子拦下来，留香正看着前面的红灯读秒，就听见兜里的手机在唱歌。掏出来一看号码，是唐光荣的姐姐唐娜。唐娜说我就在你对面的路口。留香往马路对面的路口找去，看见唐娜那辆银灰色的宝来车，也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拦在了路口上。唐娜小声小气地说：“伟大不是今天从澳大利亚回来吗，你怎么还去跳舞去？”

唐娜一直不赞成留香去跳什么舞。她先是对唐光荣说，正经人家的女人，下了岗不琢磨着怎么去挣钱，谁没事了天天跑去跳舞？见唐光荣不作声，又说，我看见别人在那里教人跳舞都是收费的，教会一个三步四步，就能赚上五十块。你媳妇倒是好，雷锋啊，不光不赚钱，还要自己买上录

音机搭上电池钱。

飏了半天，唐光荣才说，你们单位好你没有下岗，自然不知道人下了岗后的滋味。留香跳舞不单是跳舞，其实她是像喝药一样的，为了治病。

什么病？唐娜说，要是跳舞能治好病，还要医院干什么使。

有一些病医院里是治不了的，唐光荣说。

后来留香从唐娜那里知道了唐光荣说的这些话，心里被唐光荣感动了好多天。那些天里她去跳舞，跳着跳着，心里就会积出一汪说不清楚来由的泪水。

留香从唐娜的车上收回目光来，笑着说：“他们不是下午到吗？现在才是早晨，太阳才刚出来呢。”

“他们是下午到。但你总该先去帮着咱爸买点新鲜水果什么的，再收拾一下家里吧。你也看过韩国的电视剧，你看韩国人的家里，哪家不是干净得要命。”

“你放心，来得及。”留香说，“韩国人的家里就是新纺的纱一样干净，她现在跟着伟大到了中国，进了唐家的大门，不是也得先学会入乡随俗。再说了，咱们家就是再赶着重新装修一遍，也不一定就能收拾得像人家韩国家庭。”

留香不知道韩国的环境是不是像新纺的纱那样干净，但唐伟大在打给唐光荣的电话里说过，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，要是愿意，他们出门回来都是可以穿着鞋子直接上床睡觉的。当时唐光荣一边听着唐伟大的话，一边重复给家里人听。他最后给唐伟大总结父亲的话说：你要好好在那里呆住，争取能拿到绿卡。你看看我们这里，就是上海和北京那样的大地方，人从外边回来，能穿着鞋子直接躺到床上去吗？不可能的事！

伟大是唐光荣的弟弟，大学毕业后先是到北京读了硕士研究生，后来就到山西的一个农业研究所工作了两年，前年被派到澳大利亚学习，在那里找了个韩国的媳妇。

伟大研究生毕业刚到了那家农业研究所时，唐娜知道了，说我们好几家子人供着他读研究生，他怎么就选择了那么个专业，搞什么不好，搞农业研究。唐光荣说搞农业研究怎么了，我们现在吃的大米都是那个叫袁隆平的人研究出来的。要不是他研究的杂交水稻，把水稻亩产提高到了上千斤，说不定我们现在还要一天里节约着少吃几粒米呢。人类可以没有楼住

没有车开没有钱花，但是一定不能没有粮食吃。

留香没有想到，唐娜会在对面的路口上看见自己。当然，如果唐娜不给她打电话，她同样是不会知道唐娜看见了自己的。留香走在路上从来不喜欢去东张西望，她的习惯是只看正在行走的这一侧路上的物体。留香的这个习惯在唐光荣给她发掘出来以前，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她还有这样的毛病。

那时候唐光荣还没下岗，他看见留香眼睛里看不见那些连绵不断的纱线后，天天闷在家里，人在一个月里就老去了三岁，像植物园里一只突然硬了壳的笋。

他们家紧靠着凤凰山花鸟市场，隔着一条日夜流着污水的工商河，一条街上是卖花鸟鱼虫破古董烂玉器的，另一条街上就是专门卖狗卖猫卖兔子的宠物市场。每逢周末这一天，你看吧，两条街上从早到晚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路口的各种车辆更是拥挤得一塌糊涂。那个堵，让人看了都喘不过气来。没下岗前，留香和唐光荣都是有些讨厌这个市场的，有一次唐光荣和留香溜达着出来买花，看见一溜迎亲的婚车被堵在了路口上。等他们转了一大圈，提着买好的花走回来，发现婚车还趴在那里，那个新郎的眼睛都快急得长满绿青苔了。唐光荣看着留香，说这个新郎要是我，我就去把交警队和市政府都告了。市场是要有，但不能乱成这样一锅粥吧，进进出出的没有一条路可以畅通。这还结婚呢，要是周围哪户人家赶在星期天里失了火，等到消防车开过来，恐怕一座楼都烧光了。留香说我觉得最怕堵在这里的还不是消防车，而是那些要生孩子和突发了心脏病的人，他们若是被挤在这里，还不得生的要生在车上，病的要病死在车上。

留香下岗后，唐光荣突然就不觉得这个市场像以前那么让人讨厌了。在一个星期天里，唐光荣拽着留香出来看花赏鸟地散心，在人群里挤着挤着，唐光荣忽然想，他们家挨着市场这么近，若是留香在星期天里也出来卖卖狗卖卖猫，卖卖狗粮猫粮狗笼子或者拴狗的绳子，平时就在家侍弄侍弄它们，这样留香是不是就不会天天闷在家里头，继续一个月里老下去三岁了？

养狗养猫都是慢工夫，要等着它们产了仔才有的卖，但猫粮狗粮狗笼子和拴狗的绳子，批发市场里就有现成的。唐光荣和留香商量了一下，准备先去西市场里批发一些拴狗的绳子。

两个人骑着自行车，唐光荣一边走一边故意东拉西扯着，跟留香说话。走过市政府门口不远，唐光荣看着留香一直还在发暗的脸色，想逗她开开心，就说：“你刚才有没有看见马路对面那个‘飞燕’美容美体中心，那是我们厂长的老婆胡小粉开的。我真怀疑她是把面粉当作了珍珠粉，用水一搅和，就糊在了那些去做美容的女人脸上。他们的广告上说可以免费尝试，你喜欢不喜欢去做做，免费体验上一次，也让胡小粉糊你一脸白面糊。”

知道唐光荣是想让自己开心，留香就干着脸色笑了笑说：“我只看见了市政府的大楼高耸在那里，看见了和我一样骑着车子匆匆往前赶路的人，还看见一个站在树下伸着耳朵辨别方向的盲人，就是没有看见那个胡小粉的美容院。我现在吃饭的碗都没有了，你居然还逗着我去做美容。那个胡小粉，你不是说过她是医生吗？”

“他们不是说头两次免费嘛，这医生开美容院才会有人相信呢。”唐光荣笑着说，“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你下岗后不光饭菜做得没有咸淡味道了，别的怪毛病也跟着多起来了。”

“什么怪毛病多起来了？”留香问。

“走路往一边看呀，”唐光荣说，“你看看你说的这一些：市政府大楼，和你一起骑车子往前赶的人，还有那个在树下听声音的盲人，你一双眼睛是不是只盯住了路的这一边？”

留香说：“我可能是想留下另一边的风景，在走回来的路上看。”

“要是回来时绕着别的路走呢，你可就看不见另一边的风光了。”唐光荣说，“你知道什么是‘奇罐’减肥吗？奇是奇怪的奇，罐就是家里你插花的那种红陶罐子的罐。减一斤肉要一百块钱，这个胡小粉，也蛮会装猫变狗地糊弄人。”

“减一斤肉要一百块钱？”留香说，“不是‘奇罐’减肥，我看是那些去减肥的人都奇怪吧，都是有肉有鱼的日子过久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你看见过谁想方设法地去减过肥？是大家恨不得跑进肉店里，抢一块肉来贴到自己身上去。”

停了一停，留香又说：“绕到另一条路上走了，那就安心地去看另一条路上的景物。想明白了，就会觉得每条路都有每条路自己的风光和看头。”

唐光荣说：“我夜里做梦，梦见咱们家里来了很多蝴蝶，我在梦里还一个劲地琢磨呢，家里也没添什么招蜂引蝶的花，怎么一下子就来了这么

多蝴蝶。后来发现，你居然也变成了一只蝴蝶。我就想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不用担心你一夜之间会变成咬不动的老竹笋了。”

浓密的树荫铺满了街道，好像是街道在突然之间贴上了一层高深的看不透的背景。留香看着那些连成片的树荫，愣了愣，说：“你是说我变成张着翅膀起舞的蝴蝶了？”

“对呀。”唐光荣说，“难道谁还在梦里给了我另外一个老婆？”

“那我真的要去跳舞去。”留香说。

“跳吧。”唐光荣说，“只要你想跳，愿意跳，从今往后，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。”

“我现在就想跳。”留香说着，突然从车子上跳了下来。

“想跳就跳吧，”唐光荣也跟着从车子上跳了下来，笑着说，“反正大街这么宽。这么宽的大街，给你当当舞台应该还是可以的。”

四

这个早上唐光荣的生意特别好。清早一到火车站，街灯还被朦胧的夜色缠裹着，唐光荣就拉上了一位从火车上下来的客人，一路往南，过了八一立交桥，到了七里山。客人下了车，唐光荣调转了车头还没走出十米，就拉上了一位要到火车站赶火车的客人。

现在城管管得紧，唐光荣他们这样拉客的三轮摩托车，平时是不敢往火车站以南的方向去的。他们只有在天刚透亮的时候，在城管们还没起床上班的空隙里，算好来回要花的时间，虱子似的贴着衣缝顺着针脚，在往南部去的空阔马路上悄悄地钻一个来回。

刚下火车的人因为坐了长时间的车，疲乏了，他们一般说明要去的位置，讲好了价钱，然后坐到车上就不爱说话了，任凭唐光荣拉着他们，轰轰隆隆地往他们指明的地方奔。但是要往火车站来的客人往往就不太一样了，他们说好了价钱，坐到车上后，或多或少地都会和唐光荣东拉西扯上几句。唐光荣拉客的原则一直是，客人喜欢和他说话，他就和客人客客气气地说话；客人不喜欢和他说话，他就谨慎地开着车，一心一意地往前跑。唐光荣从来不像大个子他们拉客时那样势利，看见穿着稍微体面一点或者

面目上横一点的客人，就低眉顺眼着，从人到车到跑起来的速度里都透着谦卑；看见那些灰头土脸民工打扮的人呢，就把小市民的架子端得足足的，骂天骂地骂路骂人的咒骂声里，都会带着一种没有来头的霸道。在唐光荣的眼里，凡是坐他车的客人，个个都是上帝。

现在坐在唐光荣车上往火车站赶的是一个中年男人。他一坐到唐光荣的车上，就问唐光荣：“老家是哪里的，来城里开几年三轮了？”

唐光荣不想说自己是下岗工人，也不想说别的，就简单地回答道：“三年了。”

“一天能挣多少钱？”中年客人说，“靠这个能不能养活老婆孩子？”

“我就干一个早上，不好说。多了能挣三十，少了能挣二十，还有一块钱也挣不来的时候。”唐光荣说。

中年客人说：“那你还不如我收废品呢。我在这里承包了一个小区收废品，天天有干不完的活，一个月差不多能挣到几千块。废品收购站的人开玩笑，说我要是和那些当官的比比，现在的收入也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了。”

唐光荣笑了笑，说：“看来我今天的运气不错，给您这个处级干部当了回司机。”

“我要真是处级干部，你又给我当司机的话，那也牛气得很。”中年客人说，“你没听人说过吗？在过去，宰相门口的看门狗都是三品。”

“是。有句话不是就说狗仗人势嘛。”唐光荣附和着中年客人说。

到了火车站旁的便道上，唐光荣停下车，刚帮着中年客人把行李包拖下来，大个子就晃晃悠悠地凑到了跟前，说行啊唐科长，我这里还没开张呢，你这里来回都没空着。哎，你要是早回来两分钟，没准还会看见你老婆站在这里笑呢。

“狗屁科长。”唐光荣说，“狗嘴里从来都吐不出象牙来。”

“狗嘴里要是吐出象牙来，就不是狗嘴了。”大个子嬉笑着说。

中年客人拎起包来，看了看唐光荣，说：“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科长？”

唐光荣看着中年客人笑了笑，说：“前一辈子的狗屁科长，哪里能和您这个处级干部比。”

现在，唐光荣最讨厌大个子还跟以前似的，开口闭口地叫他唐科长。